

第一章 那個男孩好討厭

經過百年的悠悠蕩蕩，在韓淨聞著鄰居家飄來的肉香時，她強烈的懷疑自己這樣重生有什麼意義？

揉了揉自己的肚子，看著桌上那道素得沒有顏色的菜，碗裡吃著不太好吃的粟米，韓淨真實的體會到餓久了吃什麼都是香的這話根本不是事實，又或者說根本不符合她的情況。

時空更迭，韓淨能感覺得到，卻不能真實的感知到經過了多久，相反的，她覺得只是睡了一覺而已，明明靈魂飄蕩了許久，卻還是記得上輩子的一切，一如昨日。是的，上輩子她是一個活到二十幾歲卻遇劫身亡的商戶女兒，爹娘白手起家前她還小，所以當她有記憶起，家裡的日子就已經過得非常滋潤了，她從沒遇過這飯桌上只有一道菜的窘境。

「怎麼了？妞妞，妳沒胃口嗎？」

十三歲的妞妞出生後就一直沒取大名，自小母親韓氏就喊她妞妞喊到了現在，韓淨花了好半晌才記起這個名字如今已是她的，而眼前這對母子是她的娘親、她的弟弟。

韓淨放下碗，又被韓氏給塞進了手裡，「不行，妳得多吃點，好不容易病才好些。」這妞妞小小年紀就夭折，莫不是被餓死的吧，就這菜色？

韓淨不知道妞妞怎麼了，總之是死了，而她這個飄蕩了百年的魂魄才會剛好有了軀殼得以重生。

妞妞能醒來被大夫喻為奇蹟，畢竟韓家沒錢給孩子治病，拿的藥治標不治本，能拖過十五歲怕都是華陀再世才有的本事。

如今，韓淨借體重生，身上的病痛是沒了，但再這樣餓下去，她如果下回再染病，那可就得再死一次了。

韓家一日兩餐，晚膳後韓氏會回到織布機前織布，韓家的小兒子韓緯則會坐在母親的身邊讀書，因為家貧點不起油燈，韓氏及韓緯會在有明月的夜晚在窗邊，就著小小的燭火織布及讀書。

韓緯雖然只有九歲，但十分認真求學，白天在天色泛白後便起床，在院子裡打張桌子，一邊看書一邊利用院子裡的黃土習字。

韓淨用手掌托著下顎看著這對母子，她不知道妞妞有沒有讀過書，不過看韓家這家境，應該是供不起兩個人讀書的，她上輩子家境不錯，是讀過書的，她想著要裝不識字，自己不知道能裝多久？

「娘，我也想陪著弟弟讀書。」

韓氏先是愣了愣，但也立即笑開，「妳肯讀書是好事，只是妳現在身子不好，等妳身子養好了再開始也不遲。」

韓淨很想告訴韓氏她的身子已經大好了，就是再不吃點營養的小命只怕保不了太久，可她沒想給韓氏太大的壓力，她能感覺得出來韓氏一個人要帶大兩個孩子有多辛苦，而這個家肯定是沒有男主人的，至少她目前沒見到過。

「好吧，其實我也就是閒來無事，想學學而已。」

「妳啊！這回妳一時興起又能維持多久？」

一時興起？所以之前妞妞是讀過書的？

韓淨試探著接著問：「娘，幹麼說得好像我總是鬧著玩一樣。」

「誰讓妳斷斷續續的讀過幾年書，字是識得不少，但我看真正的學問妳就沒嚼到肚子裡過。」韓氏也不是嫌棄女兒，就是調侃她罷了。

做為母親，她自己知道女兒從來沒有對一件事情認真過，但妞妞自小身子不好，韓氏便也由著她了。

知道原主識字就好辦了，韓淨可沒想現在就用功讀書，首要之務是她得先填飽肚子活下來要緊，只是瞧這家徒四壁的樣子，賣祖產做生意？先別說韓淨上輩子並不擅長做生意，就這個家能有祖產？

韓氏看韓淨無聊得緊，無奈一嘆，「這樣吧，讓阿緯先借妳一本書看，但妳不能看太久，晚些就得上床睡了，好嗎？」

韓氏這麼一提，韓淨倒有了主意，「不要，看阿緯的書無聊極了，家裡有沒有其他寫著字的東西，讓我讀讀。」

「其他寫著字的東西……」韓氏想了想，起身離開織布機回房裡，不一會兒捧著一個小木盒走了出來，交到了韓淨手中，「小心一點，這些都是地契之類的，別弄壞了。」

「好。」

韓淨的這張臉得天獨厚，雖然很瘦弱，但五官生得十分精緻，一雙圓圓的眼睛黑瞳佔得多，看起來就很水靈，小而挺的鼻頭微皺，再配合她一笑起來就像甜豆一樣的心型嘴，是個十分討喜的笑容，任誰看了都想抱抱她、揉揉她的頭。

趁著母親搭著鄰家大叔的驢車去了秦西城裡送布，韓緯在院子裡讀書，韓淨拿了柴刀就從後門溜了出去。

昨天她好好的把家裡的戶口文書看了一遍，但沒得到什麼幫助。

她知道家裡只有三口人，母親守寡立了女戶，所以她跟韓緯都是從母姓，是十年前來到這古河村落戶的，韓氏名下除了有這雖然很大但很破敗的房子，還有後院一片佔地不小的地。

韓淨剛重生之後就到後院看過了，是塊荒地，什麼都種不出來，昨晚她好奇的問了，說是母親剛來到這裡人生地不熟的，被牙行的中人給騙了，本想著能有塊地來耕作自給自足，沒想到卻是塊荒地，這才把日子過得這麼清苦。

韓緯沒有上學堂，都是韓氏教他讀書的，所以韓淨知道韓氏不僅僅只是識字而已，至於為何會落到如今這般田地，韓淨十分好奇，但她知道問多就可疑了。

借體重生這種事太駭人聽聞，若被人知道了，搞不好還以為她是什麼邪靈鬼魅，把她放火燒了，那她可太冤枉了。

韓淨曾陪著韓氏到家裡附近的溪邊洗衣，那小溪離家近，旁還有一大片的竹林，在韓淨想當賣祖產的「敗家女」當不成時，她就想著或許得想其他自力更生的辦

法了。

上輩子韓淨有個哥哥手很巧，能用竹子編出許多精緻的東西，所以教過她竹編的初步技巧，還教過她怎麼自己編捕魚簍去溪邊捕魚。

那時他們兩兄妹前一晚放捕魚簍，隔日收回來，如果有捕到魚，哥哥就會在溪邊立刻烤了給她吃。

韓淨想著，這點本事她還是有的，要填飽肚子應該可行，就是得先做出個捕魚簍來，所以韓淨找到機會拿了柴刀就到竹林裡來了。

只是當她真的拿柴刀砍竹子時，才發現自己這小小的身軀根本就砍不動，她感到很挫折，在被她砍出了一條小砍痕的竹子邊坐了下來。

上輩子其實她也沒真的砍過竹子，不，該說是哥哥疼她，總是把竹子砍到差不多要斷了才讓她補上最後一刀，把砍竹子的功勞交給她，可如今她的身旁已經沒有哥哥了……

韓淨想到這裡，覺得十分感傷。

上輩子她出了事，爹娘該有多傷心，還有哥哥呢？雖然哥哥成了家有孩子了，但還是把她當成孩子在疼，他是不是也很傷心？

韓淨想著想著就紅了眼眶，她用力把眼淚眨出來，然後抬手抹去。不行，不能哭，她只能靠自己了，哭有什麼用？

「妳在哭嗎？」

身後突然傳來一個男孩的聲音，韓淨抬起頭，背光讓她看不清他的臉。

男孩低著頭，沒聽見她答話，又問了一次，「妳為什麼哭？迷路了嗎？」

韓淨翻了個白眼，正要反駁時，就聽見男孩笑了出來，「哈哈！這村子就這麼點大妳也會迷路，孩子就是孩子。」

韓淨一聽，整個火氣都上來了，她蹭地站起身，用力往男孩腳背上一踩，轉身跑開。

「喂！妳的柴刀沒拿！」

韓淨停下腳步，柴刀可是很貴的，家裡買不起第二把了，於是她走回來要撿。

男孩卻早一步把柴刀撿了起來，舉起了手，韓淨這才看清了男孩的長相，不僅容貌生得極好，穿的又是好衣料，想來是不知哪裡來的貴公子。

韓淨伸手要拿柴刀，男孩卻把柴刀舉得更高，她跳了幾回都沒能拿到，氣得抬腳準備再踩男孩一次，這回男孩眼明腳快，跳開了。

「妳這小姑娘看起來漂漂亮亮的，怎麼這麼剽悍？」

「你這人看起來人模人樣的，怎麼居然是個混小子？」

男孩被這麼一駁，一時還真回不了話，這小姑娘挺伶牙俐齒的。「是妳先踩我的。」

「是你先笑我的。」

「我又沒說錯，這村子就這麼小妳也能迷路，不是很好笑嗎？」

「誰說我迷路，我不過就是肚子餓，砍不動竹子了。」

男孩由頭到腳打量了她一眼，別說肚子餓，就說肚子飽她怕都是砍不了這竹子，還倔呢！

他由懷中掏出一塊用好幾層紙包著的餅，「餓了的話，我這有餅給妳吃。」韓淨一看那，就知道那不是一般人家吃得起的餅，正要拒絕，就聽見男孩說了，「不過妳吃飽了，就得給我看看妳怎麼砍得了竹子。」笑話，她不賭還不行嗎？韓淨撇撇嘴，扛著柴刀轉身就走。男孩愣了愣，本以為這鄉下地方的野孩子肯定先把餅吃了，後頭不管砍不砍得了竹子，耍賴就是，沒想到這姑娘居然不理他，逕自走了。

「喂！妳不吃餅了？」

「我自己能弄吃的。」

「妳在竹林裡哪能弄到什麼吃的，就算要砍竹筍，這時間的筍子也都發苦不能吃了，得在日頭未出來之前就來砍才行。」

男孩曾經一時興起來砍竹筍，讓他早起是起不來的，可他一大少爺誰也不敢阻止他，只好特地留了兩根筍讓他自己去砍，結果那竹筍吃起來味道實在是……不說也罷。

「我砍竹子是為了抓魚，抓到魚我就有東西吃了。」

「抓魚？魚到市集上買就好了，還要自己砍竹子抓魚，妳傻不傻？」

韓淨白眼一翻，停下腳步，傻的是誰啊！她哪能不知道魚到市集買就有，但錢呢？他以為天上會掉銀子嗎？

韓淨決定不理會他，自己在竹林裡找著，剛才才是她的失誤，忘了得找嫩一點的竹子才砍得動，反正她也只是做竹簍，無須太長的竹子，否則她拖回家也要費不少力。

而後，韓淨找到了根不是很高的竹子，她拿起柴刀就砍，樣子倒是有模有樣，但竹子依然沒多大的損傷就是了。

「小姑娘，我幫妳吧，我力氣大。」

韓淨沒理會他，看著已被砍出一條溝的竹子，相信多砍幾次能成的。

男孩見她倔強也不再說話，就撐著下巴看著她勞動，她不但倔也挺有毅力，砍著砍著還真讓她把竹子砍下一半多。

就在這時，男孩聽到竹子發出怪聲，他看了一眼竹子傾斜的程度，撲上前抱著韓淨就滾開，同一時間，竹子應聲倒了下來，就在他們兩人身邊一寸不到的地方。韓淨嚇了好大一跳，看著眼前的景象驚魂未定，剛剛如果不是男孩把她拉走，她就要被竹子給壓著了。

她大喘著氣回過頭，看見了近在咫尺的男孩，發現他抱著自己的姿勢有點不妥，一句道謝便梗在喉嚨裡……

她整個屁股坐在男孩的胯部，男孩一手摟著她的腰、一手抱著她的胸，妞妞這十三歲又沒啥營養的小身板當然不會有多渾圓的胸部，但握在手裡總也比個小籠包還大些，不可能沒感覺。

但男孩愣是維持這個姿勢抱著韓淨坐起身，呼了口氣，「差點妳就讓竹子給砸中了，聽說餓死鬼很醜的。」

韓淨豎起了眉，「放開！」

「妳這小姑娘是怎麼回事？我可是妳的救命恩人。」

「放開你的手！」

男孩也倔了，沒聽到一句道謝也就算了，她還凶巴巴的是怎麼回事？

「我就不放，妳能怎樣？」說完還收攏了雙手，不抓還好，這一抓還真的感覺到手心傳來軟軟的觸感，男孩低頭一看，這才知道韓淨究竟發的什麼脾氣，趕忙低頭認錯。「對不住，我沒注意到。」

「沒注意到？你抓了那麼久沒注意到？」

「妳全身上下就沒個三兩肉，我真的沒感覺到我抓了妳的……」

韓淨氣極，用力推開男孩兼甩了他一巴掌，這還不解氣，站起身看見男孩搗著臉發懵，又補了一腳，這才撒腿跑開。

只是，這一回她不但柴刀忘了帶走，辛辛苦苦砍下的竹子也忘了，等於白費了一番功夫不說，還被人不小心輕薄了。

男孩跌坐在地上，無語問蒼天，他究竟招誰惹誰了？救人一命卻被打巴掌，而且還又踢又踹的，這是什麼世道？

「妞妞！妞妞！」

「姊！妳在哪兒啊？」

韓淨跑出竹林就看見了韓氏，韓氏也看見她了，三步併作兩步上前就把她抱進懷裡。

「妞妞！妳嚇壞娘了，妳跑去哪裡了，怎麼不跟娘說一聲？娘還以為妳被壞人給拐跑了。」

「娘……」韓淨本來是有點委屈的，可她終究是二十幾歲的大姑娘了，不會像個孩子一樣哭鬧求安慰，只是嚶嚶啜啜了聲。

其實被韓氏摟進懷中時，她感覺到了已經失去很久的溫情，讓她想起了上輩子的母親，那個十分疼愛她、照顧她的母親。

上輩子她一心幫助家裡的事業，一直到了二十幾歲了也沒找到婆家，母親倒也不急著逼她，反而一直把她當個小姑娘一樣寵著，還說她不想嫁就別嫁，日後由哥哥那裡過繼個孩子來養都可以，只要她開心就行。

這輩子以妞妞的身體重生，她以為永遠失去這份溫情了，沒想到還能再次感受到。韓氏緊緊地抱了她一會兒後便推開她，氣急敗壞地打著她的臀，「妳這壞姑娘，怎麼可以不跟家裡人說一聲就隨便往外跑，遇到壞人怎麼辦？」

其實韓氏打人一點都不痛，可是韓淨的心卻揪了起來，她知道韓氏的責罰並不是生氣，而是害怕她會出事、害怕會失去她這個女兒。

韓淨想起了她剛醒來時韓氏看著她的樣子，那淚水不只是擔憂而已，還有失而復得的喜悅。

最後，韓淨什麼也無法說，只回了一句，「娘，我把柴刀弄丟了……」

韓氏哭得不能自己，又把韓淨給摟進懷裡，「沒關係、沒關係，妳沒事就好了，只要妳在娘身邊就好了。」

是啊！她這輩子是有親人的，有娘親、有弟弟，她並不是孤單一個人，她是有人可以依靠的。

韓淨的心防終於打開，眼淚也止不住地落了下來。

柴刀對一個窮苦的家庭來說算是奢侈品了，當初韓氏也是撿人家不要的拿回來用，刀刃因為常年磨礪已經鈍去了大半，也就勉強能劈個柴而已。

這會少了柴刀，家裡連燒灶都麻煩，再買一把又是負擔，所以隔日韓淨還是回了竹林，想著或許還能把柴刀找回來。

只是當她回到丟了柴刀的地方，除了柴刀，還看見了那個討人厭的男孩。

男孩這回沒主動理會她，想著韓淨冷靜一天了，這回來總要記得道謝了吧，不承想韓淨目不斜視地走到他面前，彎下身子把她昨天遺留在這裡的柴刀撿起，然後轉身就走。

男孩憋不住了，出聲喊她，「喂！小姑娘，妳沒看見我在這裡嗎？」

「看見了。」

「既然看見了妳為什麼不說話？」

「我為什麼要跟你說話？」

「妳這……」男孩努力抑制住差點就要爆發的脾氣，指著她說：「我昨天救了妳，妳就沒一句謝？」

「君子施恩不望報，你是不是君子？」

居然跟他掉起書袋來了，男孩雙手交抱胸前，「我不想做君子，我就只想聽妳跟我道謝。」

韓淨也氣著了，轉過身瞪著他，「那我就是忘恩負義的小人，怎麼樣？」

男孩一時語塞，「……我到底哪裡招妳惹妳了？」

「你就是個變態！登徒子！」

「我昨日是不小心的，我都跟妳道過歉了。」

「你那是道歉嗎？你分明是反過來怪我身上沒幾兩肉，你根本沒有認真道歉。」

男孩想反駁，又想起自己的確曾經說過這樣的話，知道是自己理虧，只能抿緊唇。

韓淨見他不說話，轉身便要走。

「等等。」男孩又出聲叫住她。

韓淨心不甘情不願的回頭，「做什麼？」

「妳昨天砍的竹子。」

韓淨想起了自己昨天千辛萬苦才砍下來的竹子，她這身板砍竹子很累的，沒道理跟自己過不去，於是她走回到男孩身邊，這才發現她昨天砍的竹子已經變成了竹條。

男孩看見韓淨意外的表情，對她說道：「我昨天回去問了莊子裡的人竹子怎麼捕魚，他們猜妳可能想編個捕魚簍，我就讓他們先把竹子剖開抽條，能省下不少功夫，要不然就妳這小身板，抽完條天都黑了。」

韓淨看著那些竹條，倒不好意思再繃著一張臉，她彎下身子把竹條抱起，想著不說一句話就走也太不知好歹，便還是開口了，「多謝。」

男孩托著下顎看著韓淨，這小姑娘其實長得挺好看的……不要總是凶巴巴的話。

「這裡有石頭可以坐，就坐這裡編吧。」男孩好奇極了，想知道捕魚簍怎麼編，偏偏家裡的僕人沒這手藝，編個竹簍都不是很牢固，他才又跑來這裡等。

韓淨看了男孩一眼，在他身旁坐了下來，拿起竹條就開始編，她的手極為靈巧，動作十分迅速，看得男孩瞪大了眼。

「妳手真巧，教我好不好？」

韓淨睨了他一眼，「你這種大少爺腦子向來不靈光，學不會。」

「妳少看不起我。」

「本姑娘沒興趣收徒弟。」

男孩再次被氣得不輕，不知道怎麼會有這麼難侍候的小姑娘，「這整片竹林都是我家的，我家的就是我的，這竹子也是我的，妳編出的捕魚簍也是我的。」

哪來的紈褲子弟，居然耍起死皮賴臉這招來了？

韓淨毫不客氣地回敬，「你家就是你的？果然就是個沒體驗過民間疾苦的紈褲子弟！」

「妳罵我？」

「你不是嗎？」韓淨放下編了一半的捕魚簍，舉起雙掌放在男孩面前，「至少我用我自己的雙手付出勞力，你付出了什麼？還不是仗著你家有點錢。」

男孩從沒有被這麼數落過，不斷被韓淨這般反唇相譏，勁兒也上來了，「會編捕魚簍跟抓得到魚中間可還有著差距，我就等著看妳多能耐。」

「我自然是很有能耐，要不來打個賭？」韓淨挑眉。

「妳說，我賭了。」

「如果我能用這個捕魚簍抓到魚，以後這竹林裡長出來能吃的東西，我想採就採。」

「如果捕不到，妳就要乖乖順順的喊我一聲端哥哥，還要謝謝我救了妳。」

韓淨皺眉，「什麼端哥哥，我都幾歲了。」

「我叫張端，我看妳也沒多大，肯定比我還小，喊一聲哥哥不為過。」

韓淨扁了扁嘴，她現在的身體是十三歲的年紀，這個叫張端的男孩看起來也的確是比她大沒錯。「好，賭了。」

「擊掌！」男孩伸出手與韓淨擊了掌。

他很有自信，他見過的小姑娘沒一個有大本事，他就等著這個如花似玉的小姑娘乖巧站在面前，用甜甜的嗓音跟他道謝，想到就覺得很痛快！

然而讓張端沒想到的是，隔日他們再來到溪邊，拿起前一日韓淨做好卡在石頭縫裡的捕魚簍時，竟在裡頭看見了兩條巴掌大的溪魚及幾隻溪蝦。

韓淨得意地朝他挑眉，「賭約還作數吧？能去你家竹林裡挖東西吃不？」

「竹林裡能有什麼東西？」張端好奇了。

「我可以帶你去看，不過……你得答應我一件事。」

「妳說。」

「如果有人問我捕魚簍哪來的，怎麼學會捉魚的，我會對人說是你讓你家僕人做的。」

張端不明白為什麼韓淨要隱瞞這種事，不過這也不是大事，他便點頭答應了。韓淨得了他的同意，開心的提起捕魚簍，帶著張端走進竹林裡，張端傻傻的跟著，很快看見她熟門熟路的找到了一處地方，蹲在竹子邊就挖了起來。

「這是什麼？」張端看見韓淨挖起了白色蕈菇狀的東西，一臉不解。

「這叫竹筴，能吃的。」

「這是竹筴？」

韓淨用力點了點頭，「怎麼，沒吃過？」

「自然是吃過的，只是不知道長在這種地方。」

「竹筴跟竹筴一樣，生長得很快，在該採的時間裡不採就不能吃了，不過也難怪你這種富家少爺不知道，反正你想吃什麼莊子裡的僕人就會去買，還不如給我吃了養身子。」

張端困惑地看著韓淨，覺得她除了瘦弱些，看不出虛弱的樣子。「妳身子不好嗎？」

「先前生了場病，現在病好了得養身子。」

「喔，那妳採吧，好好養身子。」張端當然是看不上這些小東西的，再說願賭服輸，於是很快地任她採。

這突來的善意倒讓韓淨冷不了臉了，畢竟用人家的竹子做捕魚簍捕了魚蝦、又採了人家的竹筴，日前的誤會也該揭過了。

「那個……張少爺……」

「妳依然可以叫我端哥哥。」張端臉上堆起滿滿的笑意，其實他對姑娘家一向很友善，尤其是生得漂亮的姑娘，而韓淨絕對屬於漂亮的那一類。

「端……哥哥。」後兩個字硬是在嘴邊繞了好半天才說出口，韓淨最終還是勉強接受了這個稱呼，「多謝你日前惹了我。」

「沒什麼，要不妳這麼漂亮的小姑娘被竹子壓傷，我可心疼了。」

韓淨聞言又冷下臉，果然，紈褲就是紈褲，就會嘴上輕薄人，韓淨狠狠瞪了他一眼，轉頭走了。

張端被瞪得莫名其妙，他又招誰惹誰了？

當韓淨提著捕魚簍回家時，韓氏是很驚訝的。

那日韓淨突然失蹤嚇著她之後，現在出門都會先告訴她一聲，稍早她聽韓淨說要去溪邊玩，沒想到竟會帶著魚蝦回來。

「妞妞，妳這魚跟蝦哪裡來的？」

韓淨知道母親一定會問，早就想好了說詞，「有一個大少爺做了捕魚簍要捕魚，可是他好笨，連捕魚簍也不會放，我就教了他，還說漁獲要分我一半。」

「大少爺？」韓氏疑惑，這村子裡當然也有日子過得不錯的人家，但要稱為大少爺好像只有一戶人家有資格。

「他說他姓張，住附近莊子。」

韓氏點頭，果然是他。

古河村是一個小村子，基本上村子裡發生什麼事，不用半晌的時間就會傳得全村都知道，更何況是日前搬來的大戶人家。

說是搬來也不準確，來的只有一個人，先前那個莊子裡頭只住了一對負責管理的老夫妻，後來又送來了一個十五歲的少年，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到鄉下來住，只知道是京裡人，這莊子是他們名下的產業，但主人家幾乎不曾過來居住。

「妳說人家不會放捕魚簍，妳又會了？」

「我陪娘去溪邊洗過衣裳，知道石頭縫裡常會有溪蝦，也會有溪魚擱淺啊！」

「真是人家送妳的？」

「當然，不信娘去問他，他還讓我叫他端哥哥呢！」

看來不是強迫對方給她的，那韓氏便也不多管，只是究竟是大戶人家的少爺，怕是走得太近對方家裡也不允許。

「我們跟張家不同，就算張公子是個好孩子，卻怕他家裡人……總之，以後還是別跟他走太近，娘怕妳受傷害。」

「娘，沒事的，他不敢把我怎麼樣，不過……我也不喜歡他就是了。」

「喔？為什麼？」

韓淨想了想，又氣鼓了腮幫子，「他說我長得好看。」

韓氏愣了愣，噗哧笑了出來，怎麼人家稱讚她好看她還不樂意了？

「娘，有什麼好笑的？」韓淨不依，跺了跺腳。

「他這不是稱讚妳嗎？」

韓淨也說不上來，只知道她就是不喜歡張端，「我就是討厭他！」

韓氏也不逼她，反正也是不同階級的人，日後也不會再有交集，喜不喜歡又如何？

「好好好，娘不說了，咱們不喜歡他，不要見他。」

韓淨重重點了個頭。

「妳很想吃魚？」

「嗯！我病好了之後就覺得嘴裡沒味道，吃什麼都不香。」

韓氏聽了難免傷感，妞妞正在長身體，又才大病初癒，本來就得給她吃些營養的，可家裡清苦，她實在買不了好吃的給妞妞補身子。

韓緯在一旁聽見了，有些傷心，他知道供他讀書是很大的開銷，於是走到母親及姊姊的面前，怯怯的說道：「娘，姊姊身子要緊，要不……我不要讀書了，去給大戶人家放牛或耕田，總能讓家裡日子好過些。」

韓氏聽了只覺得心疼，兒子的前程要緊，女兒的身子也要緊，她無法兼顧，卻也無法只偏袒一個人，她沒辦法為了女兒，讓兒子放棄讀書，也無法為了替兒子買習字的紙，就讓女兒吃不飽、養不了病，可最後的結果就是她讓兩個孩子都吃足了苦頭。

韓淨看著懂事的韓緯，也是一陣陣鼻酸，她說這些不是要讓這孩子心裡過不去，不過是擔心自己才剛活回來又這麼餓死了，可她知道她現在再說什麼這孩子都只

會更自責而已，便不安慰他，改而以其他的方式勸他。

「韓緯，你是不是自己不想讀書了，要把這黑鍋給我搯啊？」

韓緯的眼淚已逼到眼眶，聽到姊姊這麼說，人都傻住了，「我沒有，姊姊！」

「那你說什麼不讀書了要去放牛？」

「可姊姊得吃點營養的補身體啊！」

韓淨提了提手裡的捕魚簍，斜睨了弟弟一眼，「我這不就想到法子給咱們家加菜了嗎？這捕魚簍還能用，我也已經跟張家的僕人學會編捕魚簍了，到時壞了我就再編一個，每天把捕魚簍放在溪裡，三不五時就能捕到魚，日子肯定會比之前好過，你還想繼續用這個藉口嗎？」

「我真不是這樣想的，姊姊……」

「那你還說？想利用我當藉口不讀書，是打算氣死我嗎？」韓淨說完，還誇張地拍了拍胸口。

韓氏怎麼會看不出來韓淨的用意，她欣慰地看著一雙兒女，覺得自己好幸運能擁有這麼一對聽話又體貼的孩子。

「我不說了、不說了，姊姊妳別生氣，可別又氣壞身子了。」

「那肯乖乖讀書不？」

韓緯用力點了點頭。

「嗯，我跟娘還等著你求取功名給我們過好日子呢，你可不能偷懶。」

「好！」韓緯抹去了滑到眼角的眼淚，給了母親及姊姊承諾，「我一定會好好讀書，讓娘跟姊姊過好日子。」

「這才乖。」韓淨揉了揉韓緯的髮頂，頗為滿意。

「姊姊補身子要緊，娘織布也辛苦，這魚我不吃，都給娘跟姊姊吃。」

韓氏搖了搖頭，十多年日子都這麼過來了，不吃葷也沒什麼，「我放在盆裡養著，都留給妞妞吃。」

韓淨把魚簍交給韓氏，又把竹筴放到她手裡，「娘，魚用咱們的盆可能也養不活，不如趁著新鮮吃了，還有這竹筴煮湯最鮮了，娘，我要吃魚湯。」

「好好好，我去院子裡挖塊薑來煮。」

「還有，咱們一家三口都要吃，若你們不吃，我也不吃了。」

「娘這不是擔心妳不能每天捕到魚嗎？」

「沒捕到就不吃，有捕到就吃，天天吃也會膩的，若真的吃不完，娘就把魚醃起來，很下飯呢！」

韓氏還是有些猶豫。

韓淨撒起嬌來，「娘，我餓了……」

「好好好，娘去做飯，妳等著啊！」見她堅持，韓氏也不多說了，難得家裡能開葷，她也捨不得一雙兒女看得到吃不到。

「嗯！」韓淨點了頭，然後露出不懷好意的笑容，「阿緯剛剛居然敢說他不讀書，我要去盯著他讀書習字。」

韓緯看著姊姊的笑容，有種頭皮發麻的感覺。

CrescentFamily